

# 戈壁水长流



651

研究所

# 戈壁水長流

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

編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烏魯木齐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散文、报告文学集。选进本集的文章中，有的生动地描繪了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天山峡谷和伊宁市、吐鲁番等地的巨大变化，有的热情地贊頌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在嚴重的盐碱地上連年創造高产奇迹，改变了戈壁沙漠顏色的新疆“大寨”紅星二場；有的贊頌了雷鋒式的工人楊国华、新型的維吾尔族妇女高雅汗等新人新事和社会主义的新風尚。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祖国边疆的新疆解放后十几年来日新月異的新面貌，歌頌了那些朝气蓬勃，怀着雄心壮志的新疆各族人民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工們改天換地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 戈 壁 水 长 流

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分会 編  
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

插图 薛俊一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烏魯木齐胜利路124号)

新疆印刷厂印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1}{2}$  插頁 4

196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烏) 1-25,270

統一书号： 10098·4

定 价：0.70元

## 目 次

|                |             |
|----------------|-------------|
| 第一列火車的嗚叫聲····· | 賽福鼎 ( 1 )   |
| 城在白楊深處·····    | 袁 鷹 ( 12 )  |
| 在去伊犁的路上·····   | 王玉胡 ( 17 )  |
| 戈壁抒情·····      | 江 焚 ( 29 )  |
| 燦爛的陽光·····     | 哲 中 ( 38 )  |
| 幸福城·····       | 談 風 ( 44 )  |
| 生活從這里開始·····   | 和谷岩 ( 50 )  |
| 金色的霞光·····     | 李西林 ( 59 )  |
| 雪路云程·····      | 碧 野 ( 68 )  |
| 戈壁水長流·····     | 袁 鷹 ( 79 )  |
| 攻堅篇·····       | 林海清 ( 90 )  |
| 准噶爾新圖·····     | 郭基南 ( 103 ) |
| 紅星萬歲·····      | 哲 中 ( 112 ) |
| 吐魯番人的腳步·····   | 呂明強 ( 132 ) |
| 雷鋒式的修井工人·····  | 新 石 ( 141 ) |
| 高雅汗·····       | 呂 江 ( 152 ) |
| 一個貧農的成長·····   | 劉書林 ( 160 ) |

## 第一列火车的鸣叫声

赛 福 鼎

清晨，他被一阵悦耳的声音催醒。他睡意未消地躺在床上，想：“这是什么声音啊？在乌鲁木齐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雄壮动听的声音呀！”

“呜——呜，呜——呜……”那声音一阵阵传来。

“啊，火车！”他情不自禁地叫着，一骨碌爬了起来。

这是乌鲁木齐第一列火车的鸣叫声。

他匆匆地穿上衣服，跑去推开了西边的窗户。一股清凉新鲜的空气迎面扑来，把仅余的一点睡意驱逐得一千二净。那声音更加清晰而强烈。他异常激动地、兴致勃勃地朝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妖魔山的山脚下，一长串白烟凌空飘浮，向南伸展而去。隐隐约约地听到一阵有节奏的声音：

“隆隆隆……隆隆隆……”

“火车！”他异常兴奋地说，“火车来了！”

一九六二年的冬天。接连下了三天的大雪停了，天气晴朗，四周的一切都被棉花似的洁白的雪花复盖着。太阳刚刚露

出头顶，但还没有完全露出脸庞。披着白雪的妖魔山的山尖在曙光中闪闪发亮。

这是乌鲁木齐城令人心醉的美丽的冬天早晨，但今天却显得格外具有魅力，因为，他听到了第一列火车的鸣叫声啊！

他默默地佇立在窗前，凝视着远方，陷入了甜蜜的沉思中。第一列火车的鸣叫声不断地在他耳边迴响，激动着他的心弦，他的思想插上翅膀随着声音飞向远方：

“啊，这是多么强烈、有力的声音！你听，它在万里长空轰响，声音愈来愈强烈，它撞击天山折回的反响，腾空而上，直冲云霄。它冲向阿尔泰山，又反折回来，传得更远更远。听，那声音在伊犁河谷掠空而过，跨过冰达坂，在天山南麓迴旋；听，那声音振盪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之上，振盪在昆仑山的万山丛岭之间。声音所到之处，天空中好象铺下了一行行喜讯的字样。在城市的街道上，在村庄的田野里，人们仰视碧空，鼓掌、欢跳，把一顶顶帽子扔向空中，人们热烈地拥抱着。看，那声音又在塔克拉玛干的上空飞翔……

“多么有力的声音！……当它沿着高山轰鸣的时候，千百年来硬化了的山脉好象在蠕动身驱，跃跃欲试；在天然气的压力下闷在大地深处而找不到出路的液体好象在奔流冲击，喷薄欲出；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滩好象在为自己世代地虚度光阴感到悔恨，准备敞开胸怀，使人们享用自己的财富……一声声巨响，使整个自然界都嘻笑起来了，说起话来，这是何等的威力呀！

“是的，难道不是吗？它，是毛泽东时代的胜利的声音，是大跃进的响亮号角，是冲天干劲和辛勤劳动的成果，是移山

填壑、变戈壁为绿洲的伟大力量的象征：是未来光明前途和幸福生活的报喜人：……”

他动也不动地站在窗前，但他的心却航行在思想的海洋中：去向遥远遥远的地方。

自然景色显得更加艳丽。太阳从博格达山的后面露出了笑脸：她向乌鲁木齐城，向乌鲁木齐的居民表示祝贺，她用自己的光辉点染了整个城市。白绒绒的雪毯在阳光照耀下晶莹发光。他的心里洋溢着无比的喜悦，思绪象潮水般涌来，勾起了对过去的回忆：

“这个疆域远离内地，但遥远的路途从未割断过联系人民感情的丝线，反动统治者的利刃和外国侵略者的大刀也未能砍断这根丝线，因为这根丝线，是增进生活在可爱的祖国怀抱里的各民族人民——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其它兄弟民族的血肉情谊的钢链，是加固祖国自古以来就已形成的伟大统一的钢链，它是人民的意志冶炼出来的，它从来没有断过，而且是永远不会断的。

“号称‘丝路’的这一条历史上著名的通道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一东起长安，穿过敦煌，经且末、诺羌，直通和田，再翻过喜马拉雅山伸向远方去的这一条漫长的通道，不仅联结着内地和新疆，而且还越过昆仑山，越过帕米尔高原，联结着近东乃至西方许多国家；起自北京，穿过内蒙大戈壁，路经哈密、吐鲁番或哈密、奇台，到乌鲁木齐，再通向伊犁去的这条漫长的通道，在历史上也是著名的。但在这漫长的道路上不知有多少个旅行者命丧九泉，不知有多少匹驷马、骆驼抛尸荒野……

“万里迢迢，大漠荒荒，高山峻岭，狂风暴雪……在这样

的路上漫行三个月、五个月、半年……而且，骑的是骆驼，乘的是马车，甚至是徒步跋涉……不但要携带其它食物，连喝的水也得带上……是的，路途遥远，行程艰苦，但路途的遥远并未使人民的心‘相隔万里’啊！

“民族友谊的伟大使者张骞就是一例。距今二千一百多年前，他从关内两次出使来到这里，克服重重困难，把平生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建立和巩固祖国各族人民的友好和统一的事业上；他把汉代内地的文化、技术、生产经验带到这里，又把这里人民的特长带回了内地。行程的艰苦，丝毫都未能动摇他坚强的意志。

“历史上著名的解忧公主，在乌孙王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刻，远嫁到这里，并联合乌孙各部，粉碎了外来的侵略，又亲自指导乌孙人民发展农业，和乌孙人民风雨同舟，在斗争中给人民开辟了繁荣昌盛的道路。从长安远嫁到最遥远的西北边疆，那时候不知道走了多少个日月！在金碧辉煌的皇宫里都要小心翼翼地迈动脚步的公主，长途跋涉，穿过万里戈壁荒滩，是多么令人惊奇，令人钦佩！

“冯嫫夫人——这个机智多谋、才华出众的女子，是解忧公主最知心的朋友，最得力的助手，她按照解忧的旨令，以汉朝使臣的身分，四处奔走，联合天山南北诸国，共同对敌，功绩卓著。遥远的路程也并没有使她感到疲憊。

由前清王朝发配到伊犁的爱国的政治家、鸦片战争中领导人民反击外国侵略者的领袖人物林则徐，长途跋涉四月有余，来到这里——这是多么遥远的路程啊！他的被发配是坏事，也是好事。在这里，他为了给人民谋求福利，又继续进行了另一

場斗争，他同当地群众一起开渠引水、开荒屯田，发配边陲的这个‘囚犯’，为新疆各族人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自古以来，从这里前往内地的人也为数不少，有通商去的，有学习文化和传授文化去的……一批批音乐家、建筑师、手工艺师前往内地参加文化事业和建筑事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同内地互相学习、共同协作——这就是我们光荣的历史传统。

“是什么促使那些政治家们、友好和统一的使者们、专家学者们历经艰辛、长途跋涉呢？他们为什么会那样精力充沛、意志顽强地去排除万难，尝受风霜之苦呢？这里有一股伟大的力量在吸引着人们、推动着人们、鼓舞着人们，给人们以勇气和信心——这股伟大的力量就是各族人民的友好团结，就是要求祖国统一的共同意愿！

“可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会出现日行千里的火车！他们怎么能设想会有火车吼叫着飞驰在戈壁荒滩上？……但过去的人们也曾经幻想过一种能够制服大地快速奔驰或飞行的东西，许许多多神话传说不正反映了人们的这种愿望吗？人们的愿望只有今天才实现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毛泽东时代实现了……这是何等伟大的业绩，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喜事！”

他在屋里转了一圈，又来到朝阳的窗户外面停住了。对面，博格达山峯高耸入云，好象要同天穹试比高低。这座巍峨的山峯象是在大声地同他说话：“我的朋友，你想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是过去的见证人，也是今天伟大事业的见证人，将来还会有更加伟大的奇迹出现，到那个时候你也许就不在了，而

我会继续看到你的孩子们、孙子们、孙子的孙子们如何欢庆那些伟大的岁月。那时，我还是见证人！”

在博格达山宏亮的宣告声中，他又陷入沉思，踱步来到原先那个朝西的窗户外停住。一幅未来的壮丽图景浮现在他眼前。他觉得自己好象插上翅膀飞上了天空，贪婪地欣赏这幅壮丽的图景，他随着火车的呜叫声到处自由地遨游。

“在早晨灿烂的阳光下，飞得更高一些，更高一些……呵，洁白的天山落在我的眼底了！那西边山怀里躺着一个蓝晶晶的湖泊，那不是赛里木湖吗？靠下边一点，不知是哪一座山的鼻梁下又是一个湖泊，铁路沿着湖边蜿蜒而去，那不是艾比湖吗？在湖的那边，层层迭迭的耀眼的山峦从西向东延伸着……呵，对了，这宽阔、美丽的绿洲，原来是准噶尔盆地呀，就是它，一点不差！”

“看，那边是克拉玛依，密密的井塔林立，高耸的烟囱冒着浓烟……”

“噢，那边的平原过去不是一片无垠的荒滩吗？飞低一些去看看，……呵，那个荒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入目而来的却是一望无际的花园绿洲，一排排漂亮的建筑物活象座落在一幅特大的棋盘正中的棋子似的。各种庄稼在阳光照射下，五光十色，十分逗人喜爱，它们骄傲地摇动着身躯，好象在对我说：

‘你来看吧！’一架架双翼飞机喷撒着白雾似的药粉，在一片庄稼地里低低地盘旋着，火车环绕着建筑群、果木园和林带，忙忙碌碌地向各处驶去。在水泥铺砌起来的河道里，河水奔流，注入一条条小渠里，然后消逝在林带里和庄稼地里……

“看，那天山脚下—片辽阔的、油绿的草原，无数牲畜在那里吃草；看，那群膘肥体壮的马儿在欢快地蹦跳。

“看，那一群林立的工厂……这是多么美丽的城市啊！夹在林间的一条条柏油马路，从南向北横躺着—条长长的大河，这是哪儿呢？呵，对了，是石河子，这完全是一座崭新的城市，多么美丽的城市啊！

“到处都是一样的瑰丽夺目，多么了不起的丰功伟绩！是什么样的手、是什么样的雄心创造了这个新的世界？这不是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的伟大创举吗？是的，完全是的，这是英雄们用双手夺来的劳动果实，是从顽强的战士们的额头洒下的汗水中开放出来的花朵，是南泥湾精神和传统的产物。

“过了河，过去是稀稀拉拉的几处村落，现在修起了一排排新的房舍，平整的田野，密佈着—条条林带、—处处葱郁的花果园子。在人民公社的田地里，拖拉机声、康拜因声同从事各种劳动的各民族男女社员的歌声汇合在—起；在这胜利的欢乐声中，第—列火车的鸣叫声显得格外清晰。

“看，‘八钢’的高炉遥遥在望，好大的—个工厂啊！……在它的左方好象摆在玻璃板上的小鸟似的东西是什么呀？同样的一群银燕在空中飞翔着，—只巨大的鸟倾斜着身驱徐徐降落，噢——噢，原来是飞机……

“看，前面就是乌鲁木齐市，怎么和过去的乌鲁木齐不一样了呢？从前，这个城市被四面光秃秃的山头包围着，现在，她也展开了翠绿的翅膀。—层层楼房、—座座工厂好象在比赛高底似的矗立着；在洁净闪光的街道上，各种汽车川流不息……看，那边—座宽大、秀丽的公园，公园里人们熙熙攘攘，男

女老少，好象在举行盛大的游园会，乐声缭绕，人们在唱歌、在跳舞，多么欢乐的人群啊！……”

他在城市上空转了一圈，向博格达山峯飞去，好象要同它一起分享人们的喜悦似的。博格达叉开两腿，挺起胸脯，双手插腰，自豪地微笑着，好象在说：“你知道吗？当太阳——毛泽东的太阳从东方刚刚升起的时候，当太阳的光辉照射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我第一个看到的；当太阳的光芒照射到这个遥远的边疆，也是我第一个看到的；当高举红旗的毛泽东的健儿们把解放带给边疆人民的时候，又是最先看到的。现在我又看着人们在以何等英勇顽强的气概建设这个新世界。我是这一切的见证人，我怎么能不自豪，不欢笑呢？”他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是那么宏亮，它同百万人群的欢笑声，同劳动热潮中的机床转动声，拖拉机的达达声，以及欢乐的劳动歌声，汇合成一股强大的声浪，激荡着冲向远方。在这声浪中第一列火车的鸣叫声异常清晰。

他欣喜万分，兴致勃勃，游览新世界的兴致愈来愈浓，飞得更高，飞过一座座山峯，飞过了天山。

“啊，塔克拉玛干！它小得多了，沿着塔里木河两岸，座落着一片片新的村舍，在天山脚下、帕米尔高原脚下、昆仑山脚下奔腾着劳动的热潮，飞溅着生活的浪花……啊……哟，哪儿来这么多的湖泊？从前没有这些湖泊呀！……呵，原来是水库，一根根电线从水库拉向四方。由阿克苏穿过塔克拉玛干沿着大河通向和田去的公路上，汽车在忙碌地奔跑。美丽的喀什噶尔变得更加美丽，回城和汉城连成了一片……”

他佇立窗前，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他继续想下去：

“听到第一列火车的鸣叫声，难道还有人不高 兴 吗？当然，人人都是高兴的，因为，这是人们长期以来的 宿 愿 啊！噢，也有一些家伙是不高兴的，第一列火车的鸣叫声好似插进他们胸膛的一把锋利的剑，他们在绝望地嚎叫着、哀叹着。

“看哪，一列火车满载着欢乐的人们驶来，从一节节车厢里发出震天动地的歌声，看样子这些人是去参加节日活动的。火车在高速行进，车厢里充满节日的欢乐。”

火车不停地轰隆前进，他也在上空跟随火车飞行。

“车厢里歌声震天。但听不清唱的什么，要飞得低一些去仔细听听，……呵，听清了，呵，呵，完全听清了：

火車来了！幸福来到我們家园，  
带来了伟大領袖的关怀，  
我們世世代代的心愿  
就在今天实现。

感謝我們的指路人毛主席，  
感謝我們的引路人共产党！

火車来了！幸福来到我們新疆，  
带来了汉族老大哥的关怀，  
那民族友誼的花朵，  
今天开得更加灿烂。

感謝伟大的領袖毛主席，  
感謝老大哥汉族人民！

火車来了，今天喜事临门。  
我們用最美的歌儿把她贊頌，

我們沿着公社的康庄大道前進，  
氣炸了敵人狠毒的心。

感謝我們的指路人毛主席，  
感謝我們的引路人共產黨！

“火車在飛奔。歌聲伴和着火車有節奏的隆隆聲在空中蕩漾。

“在這輕快、有力的歌聲中，第一列火車的鳴叫聲格外清脆。”

他是那樣的高興，好象全身都在節節上長，他緊緊跟着火車飛行。

“火車開進了烏魯木齊車站，徐徐駛進了歡慶偉大勝利的人海之中……”

門外一個小孩的呼喚聲打斷了他的思緒：“爸爸，早飯都涼了。這是他十二歲的女兒。

“過來。”他頭也不回地叫着，把女兒一下子抱上窗台站着。

“你看，”他用手指着說：“看見了嗎，那是什么？”

山腳下面，從一座座建築物的背後，一股股細長的煙柱好象被噴管噴射出來似的，猛力冲破氣層，滾滾而上。隱隱約約聽到“隆隆隆隆”的聲音。

“我看见了，爸爸，我看见了！”小姑娘喊叫起来，接着又问：“爸爸，那是什么呀？”

“是火车，火车来到了新疆！”

“火车！”小姑娘高兴地重复着。

好象在证实她的话似的，又是一阵火车的鸣叫声：“呜…  
…呜……呜……呜……”

一九六三年一月于乌鲁木齐

田希宝 译

## 城在白楊深处

袁 鷹

藍緞子似的伊犁河水呵，  
你两岸有多少株新栽的白楊！  
象百灵鳥一样的馬达鈴琴呵，  
你琴弦里注入了多少欢乐？

在新疆，当远方来的客人称赞起一株挺拔秀丽的白杨树的丰姿的时候，当地的同志常常好心地纠正：“这还不算什么。你到伊犁去，就会看到那才真是一座白杨城。”“哪儿的白杨树也比不上伊犁的高，比不上伊犁的多，更比不上伊犁的美！”

尽管对伊犁的白杨树已经有如此这般的思想准备，但当一旦身临其境，我们仍然感到一阵惊奇和欣喜，既在意中，又在意外。

那天下午，我们从风色宛似江南的伊犁河谷进入伊宁市，首先吸引住我们的，不是威武英俊的哈萨克骑手，不是此起彼落的冬不拉的弦声，也不是街道两旁淙淙的渠水，而是那一行

行、一排排的綠色巨人，整整齐齐、高高大大、郁郁葱葱的钻天杨。

它们巍然地排列路旁，大街小巷，无处不在。每株都有几十米吧，笔直地耸入高空，把蓝天划成条条块块。长得那么端庄，那么凝重，几十年的风霜雨雪，好象并不曾使它们有过分毫的屈曲；靠得又是那么紧密，竟象一株挨着一株，谁也不能叫它们分开。青白色的树干，泛着一层淡淡薄薄的银光，繁茂的枝叶上却荡漾着翡翠般的嫩绿，牵牵连连，结成长长的碧玉屏风，把远远近近的楼房和人家庭院里浓密的果园，一齐严严实实地遮住。

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煞人。”南宋词人姜夔在合肥见满城杨柳，西风夕起，颼颼然作秋声，谱了一曲《凄凉犯》，首句是“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当时金兵压境，国土日蹙，连江淮腹地的合肥都被看作是“边城”，当然绿杨骚骚也就全是凄凉情味了。在这儿，在长夜漫漫的岁月里，萧萧的白杨树带给伊犁各族人民的，又何尝不是凄凉呢？从清朝的伊犁将军到国民党的地方军阀，残酷的阶级迫害和民族压迫使伊宁城笼罩着愁云惨雾，使伊犁河日夜呜咽，富饶的土地上洒满了劳动人民的眼泪。然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古代诗人对白杨的描写和情怀，和今天的伊宁，不再有任何现实或情绪上的联系了。一样是边城，一样是绿杨巷陌，一样是秋风，伊宁给人们的感觉，再没有半点凄凉，一分离索，而是无限的丰盈，无限的生机，无限的妩媚多姿，无限的诗情画意。

白杨树的葱郁枝叶所遮盖着的，是新的工厂，新的建筑，